

责编 张 华 李 魏 美编 李晓萌 审读 暴胜保 排版 韩 婷

“元春”“刘姥姥”解码舞剧《红楼梦》，讲述民族舞剧如何实现美学“破圈”——“梦”倾城，“红楼”穿越古今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



期待已久，青岛终于等到了舞剧《红楼梦》。

6月13日至15日，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《红楼梦》在青岛大剧院连演四场，该剧门票两分钟售罄，成为6月最抢手的演出项目之一。白天排练期间，近百名全国各地粉丝聚在演员通道门口冒雨守候；晚间谢幕时段，朋友圈集中放送一波“十二钗谢幕”视频，“葬花”大场面的悲剧美学更是冲击力十足——一部《红楼梦》，不止作者痴，舞者亦痴、观者亦痴；年仅五岁的舞剧《红楼梦》，话题热度毅然超越了诞生三百年的原著《红楼梦》。

自2021年首演至今，舞剧《红楼梦》迅速成长为极具文化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的演出项目，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舞台，得到了“时见气度，时见优美，时见豪迈”的业界盛赞。该剧以十二篇章浓缩了原著的精华，在视觉上借鉴了明清古画的美学特质，在舞蹈上呈现了端庄古雅的舞蹈群像，在商业推广角度更是成为行业典范，迄今巡演已近百场。青岛曾经推出舞剧《红高粱》（第14届文华大奖）、舞剧《东厢记》（山东省“五个一”精品），舞剧《红楼梦》的成功，对于青岛演艺经济来说极富参考意义。

此次舞剧《红楼梦》青岛演出，“十二钗”里的“元春”饰演者苟婵婵、“刘姥姥”饰演者于建伟都是青岛籍舞者。作为当年小海燕艺术团的同学，此次巡演也可以看作两位演员的“省亲”之旅。“元春”官装登台倾倒全场，展现“凤辇初回”的贵气；“刘姥姥”簪花入园，演绎“老刘老刘，食量大如牛”的鲜活。在接受记者专访时，两位舞者掰开“角色”、聊聊“戏份”，分享《红楼梦》戏梦不分的艺术缘由。



■舞剧《红楼梦》集结了众多优秀舞蹈演员。

“元春”苟婵婵：一百场，每一场我都能哭出来

记者：之前看到您发布的出演《红楼梦》100场纪念视频，您在视频里非常动情。演过那么多作品，《红楼梦》里的这个“元春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

苟婵婵：“元春”是我在36岁遇到的角色，她非常有女性力量。我在古典舞剧里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，非常喜欢，而且，这次回到青岛也真的是“元妃省亲”了。舞剧《红楼梦》出自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，也是中国最火的舞剧之一。今年是我演这个剧的第四年，得知这一站来青岛演出，我的父母亲友都非常开心，我也是百感交集，“真人省亲”和“元妃省亲”两个轨道重叠，感受非常复杂。

记者：在《红楼梦》原著里，元春既是贾宝玉的姐姐，同时也是皇妃，“省亲”更是贾府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，为了匹配元春的特殊身份，舞蹈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心思吗？

苟婵婵：元春在剧中属于命运线索式的一个人物，她象征着贾家的命运，整个兴衰的时间节点落在她身上。在创作过程中，导演用了非常巧妙的服装设计，也给了我大量的情感戏。当时在编排舞蹈的时候本来是要用肢体去说话的，后来导演带我们研究了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和原著，发现元春是非常隐忍的，即使悲伤也要克制。给我排哭戏的时候就要求我“眉头不皱，眼泪像开了闸一样”。这样的哭戏对我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的表演体验，是像影视剧演员一样去演戏。

可能是因为舞台上的阅历到了，我也没想到我能哭100多场，每一场都哭，每一场都真哭。我觉得这个剧非常有魔力，它给予女性一种枷锁感，我会代入自己对生命的理解，每一场都是不一样的体验。在这部戏里所谓的“舞蹈动作设计”反而没有特别的挑战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动作而是情感，尤其是对情感的真挚和克制的把握，这两个方面对舞蹈演员来说挑战最大。很多年轻观众会说“花姐太好哭”“不知道你为什么你上台就能让我们哭”。我也是挺开心的——那证明我演得还可以，谢谢大家陪着我一起哭，因为哭戏对《红楼梦》来说是BE美学的体现，它本就不是一个大喜庆的状态。

记者：舞剧《红楼梦》非常成功，走过了国内外很多城市，您感觉它到底有什么魅力？尤其大家读《红楼梦》觉得很难，但是看舞剧《红楼梦》都非常踊跃，其中有什么缘由？

苟婵婵：是的，我们有些粉丝看的比我演的都多了，有的人能看100多场，全国去追，全世界追。把高深的文学变得大家喜闻乐见，我觉得是剧场形式和氛围给大家做梦的机会，有种穿越古今的感受。《红楼梦》在古典舞蹈里结合了部分现代舞的元素，它的舞美、灯光、服饰简约而不简单，恪守古典又有现代的处理方式，整个制作团队是以高屋建瓴的态度在做这部剧。

《红楼梦》首先俘获了大批年轻人，“走进剧场做梦”这件事让他们特别享受，而且，这部戏让观众完全不出戏。这就是舞台的魅力，我觉得是演员的魅力，这台剧集结了中国舞蹈界非常资深的一些演员，很多人在舞台上“活”了三二十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个性。当这样一部剧出现的时候，你至少要看完12遍——为了十二钗每个人看一遍。我朋友说：哎呀没看够，这十二个人看不完。我说：你至少要准备看个十遍八遍，一旦入梦，你总不想醒过来。所以，《红楼梦》最大的魅力就是能让大家真真切切地重返“现场”，这种穿越感提供了故事线索，让观众想探索每一个人物，而且每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好。



■“元妃省亲”极具古典视觉美感。

记者：从《红楼梦》回望，您能回顾一下您的舞台经历吗？

苟婵婵：其实我11岁就离开青岛了，今年马上30年了。小时候非常懵懂，我像莘莘学子一样，懵着就考出去了。父母都非常诧异我能在事业中走这么久，可能是青岛人的血统让我对艺术开悟了，也让我懂得要刻苦努力。2007年的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是我的成名作，作品拿到“荷花奖”金奖，开启了我真正的舞蹈演员生涯。一路走来，我做过自己的专场，期间孩子出生——很多舞者不希望被生育打断舞台生涯，但我还是让大家看到：家庭和孩子其实并不能禁锢一个舞蹈演员的职业梦想。这些年一次又一次重返舞台，也给了我很多力量，足以支撑我去塑造更多的角色。除了《红楼梦》，这几年我也在做其他作品，阐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。之后，我可能要在编导方向走。舞蹈变成了信仰，牵绊此生，坚持自己的追求，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

记者：《红楼梦》这么密集地演出，对舞者的体力挑战很大。

苟婵婵：工作量也很大，一年应该有100多场。创作和剧场本身确实能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快乐。可以称之为一种用来对抗全世界的手段。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喜欢《红楼梦》？在你进入剧场的时候，跟着梦境去走一遍，你会很享受。《红楼梦》每一场梦都梦得不一样，当演员的快乐就是可以用生命阅历不断地推进创作，成就角色，这也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。

记者：回到青岛，有什么“省亲”必去的地方？

苟婵婵：我肯定要去青岛的海边走一走，这是把我养大的海，跟所有的海都不一样。我去过全世界很多的海：夏威夷的海，旧金山的海，还是最想青岛的海。每次回来我会在海边站一会儿，发个呆，这是我非常享受的时刻。30年来，青岛变了很多，青岛大剧院旁边这个石老人浴场，就是我从小洗海澡的地方。这真是故地“省亲”的感觉。我也会在社交平台上推荐大家来青岛打卡，鲅鱼馅儿饺子、海鲜烧烤等等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

“刘姥姥”于建伟：最爱“葬花”那一幕

记者：大家很难想象到，“刘姥姥”饰演者是一个男生。“刘姥姥”在《红楼梦》里是很传神的一个底层角色，既能插科打诨又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。诠释这个角色有哪些难点？

于建伟：刘姥姥是一个很善良又很聪明的角色，她聪明、会耍宝，但是她的心是善良的，去贾府打过秋风，最后也对贾府十分感恩。这个角色非常亲切，像是生活中身边的一位老奶奶、老街坊。我特别想尝试新鲜的角色，“刘姥姥”比常见角色更有挑战性。就难点来说，首先刘姥姥放到大观园里算是一个丑角，扮演丑角时，我在表演上的张力要特别外放，就平时的表演经验，我可能是第一回放得这么开、撒得这么开，所以需要一些内心建设，表现出这种夸张的戏份。另一个表演难点是在体态上，刘姥姥要弯腰驼背登台，头上还戴着花，由于身高原因，饰演这个角色需要我更加压低身体，而在舞台上直着腰做动作和弯腰做动作是不一样的。

记者：观众常代入“十二钗”或者宝玉的视角来看这部舞剧，从您的角度来看，《红楼梦》的魅力体现在哪里？

于建伟：我觉得这部戏吸引人之处在于文化传统的共鸣。其中包括美学的共鸣、故事的共鸣、观众对爱情的共鸣，还有就是《红楼梦》原景的重现，这种明清风格景观的重现很有吸引力。这部戏走遍了各大城市，南方、北方的观众都很认同，我们也能从现场的掌声和一次次的谢幕中感受到它带给观众的能量。

记者：舞剧《红楼梦》12个章节里，您作为演员最喜欢哪一部分？

于建伟：我喜欢《葬花》，太太好了。无论演员的表演还是舞美、音乐的配合，包括从天上降落的花瓣到帷幕一次一次拉开，再到优美的音乐旋律和灯光设计，《葬花》一切的一切都把情绪点拱到了极致，真正营造、活化了一种女儿世界的美好。

记者：您在舞蹈领域成绩斐然，能回顾一下您的艺术经历吗？

于建伟：我跟婵婵的经历有点像。我们是青岛小海燕艺术团的同学，当年一起考到北京，但是考入了不同的学校。毕业后，我从类似舞蹈剧场（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舞蹈概念，打破传统舞剧的戏剧结构线，将戏剧故事淡化为由不同人物关系组成的戏剧形式）的演出，偏现代舞，也出演传统舞剧，我想尝试

不同的艺术风格，当然，也涉猎街舞。《红楼梦》青岛站之后，我会出演舞蹈剧场《火车站》，与成都街舞厂牌Hello Dance舞团合作。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杂的、艺术上的多面手。

记者：《大饭店》也是舞剧《红楼梦》导演黎星的作品。舞剧从之前比较冷门到现在一票难求，《只此青绿》等舞剧频繁登上春晚，这中间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。

于建伟：我经历过剧场坐不到一半，甚至观众坐不到1/3的那种舞剧演出。如今出现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座无虚席，感觉舞剧市场终于迎来了春天，终于被大众所看到，而且观众的审美水平也在提高。像是这次我要在成都演的《火车站》，它比较偏现代舞蹈剧场的风格，不是很具体地讲一个故事，而是一种偏于抽象但又有点具象的故事，符合我在火车站长大的经历，见过火车站形形色色的人，这部剧的主题也是火车站里的邂逅、别离等命题，每个人可能看它都有不一样的感触。

记者：您回到青岛，有什么必须打卡的地方吗？

于建伟：我已经40岁了。大家都说“少小离家老大归”，我回到青岛反倒觉得自己变成个孩子，回到了童年，找寻自己喜欢的地方，去吃我爱吃的炸鸡架。我经常回栈桥那边的老火车站，对面有一个绿尖顶的镶着五角星的楼，我以前就住那里，家里人是列车段的职工，我从小就在火车站长大。那个五角星的楼现在还在，去周边吃个如意香辣鸡架，喝个岛城一汤，拉面配微波烤鸡心，小时候的口味一辈子不会忘。

■于建伟饰演的“刘姥姥”颇具喜感。

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
@悦赏分享

属于青岛独有的浪漫



分享理由：

乐动市南·最美遇见。当海风邂逅旋律，这里是海湾音乐角的浪漫叙事。又一个如梦如幻的青岛夏天到了，城市音乐角再出发。跳动的音符，浸染青岛这座浪漫的城市。

脚下是茵茵草地，扑面是秋日海风，耳畔是飞扬旋律……每到周末，在燕儿岛公园心屿咖啡门前，会打开一场海边的周末音乐会。

在小红书、视频号等社交平台，燕儿岛公园是一个经常上热搜的网红打卡地。这里一步一景，不仅风景旖旎，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氧吧，空气清新宜人，草木繁茂，与心屿咖啡的文艺气息相结合，成为众多来青学子、游客们喜爱的休闲旅游场所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。音乐会现场，在燕儿岛公园南侧一片开阔的绿色草地上。作为一家充满设计感的临海咖啡店，心屿咖啡面朝大海，景致清新，门前还有大片的心形绿草地供大家席地而坐，让人们能够在享受海风轻拂的同时品尝香浓的咖啡，三两成群，悠闲地享受午后时光，是一个让人放松身心、享受自然之美的宝藏休闲地。

海风飞扬，青春飞扬。青岛的青春歌手在台上歌唱，台下有年轻观众热情呼应，这样的精彩瞬间是属于青岛市和大海独有的浪漫。

崔燕文/图

聆听大凉山的歌声



分享理由：

2018年，一首《阿果吉曲》引发歌迷共鸣，歌手海来阿木自此开启唱作人生涯；2025年，海来阿木“不如见一面”2025演唱会在青岛举行，这也是他的首个青岛专场。7月5日，歌迷在国信中心体育馆聆听他出道以来众多金曲，感受来自大凉山的真挚歌声。

生于四川凉山的海来阿木擅长创造让歌迷过耳难忘的经典旋律。他的歌曲结合民歌风情和独特念白，将现代音乐的编曲与民族根脉无缝交融，保留质朴内在的同时扩大了艺术外延。2019年，一首《别知己》红遍大街小巷；2020年《点歌的人》传唱一时，2022年《三生有幸》再次验证了海来阿木的创作实力。2024年，海来阿木登上央视春晚舞台，一首《不如见一面》打动了全国观众，自此被广大乐迷熟知。

作为纯天然歌手，海来阿木的歌曲充满故事，富有天然魅力的嗓音激起歌迷的情感共鸣。此次青岛演唱会，海来阿木演绎了经典歌曲《不如见一面》《你的万水千山》《西楼儿女》，惊喜曲目《别知己》《烟雨人间》等也尽在歌单中。跟着这些歌曲重温海来阿木的人生故事，歌迷在优美旋律中体味献给生活的叙事诗。

米荆玉

魅力海岸遇见赛博科技



分享理由：

文旅需求日益多元化，岛城文旅场景上新的步伐越来越快。在青岛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奥帆中心景区情人坝上，VISION WALK幻旅之门的沉浸式体验，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的目光。

这处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，可以将现实海景与虚拟世界无缝链接。游客既可以漫步情人坝感受奥运历史回响，也可以通过VR头盔潜入深海两万里收集虚拟宝藏。《海底两万里》《登月奇旅》《一千零一夜》等不同主题，带来跨越时空的奇幻之旅。

项目的落地，推动奥帆中心形成“奥运遗产+海上运动+数字娱乐”三位一体的文旅生态。下一步，青岛旅游集团将通过景区数字化升级和智慧化发展，为人们带来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的旅行体验。

马晓婷/文 王雷/图